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二十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功臣四 平諸域

土土哈

子床兀兒

洪福源

子茶丘君祥

唆都

子百家奴

來阿八赤

附張王樊樞

昔都兒，史弼

高興

亦黑迷失

劉國傑

賽典赤

瞻思丁

愛魯

父昔里鈴部

信直日

也罕的斤

怯烈

阿禮海牙

答失拔都魯

察罕帖木兒

卜顏鐵木兒

土土哈其先本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自曲出徙居西

北玉里伯里山因以爲氏號其國曰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曲

出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世爲欽察國主太祖征蔑里乞

其主火都奔欽察納之太祖遣使問曰汝奚匿吾負箭之麋亟

以相還不然禍且及亦納思答曰逃鵠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吾

顧不如草木邪太祖怒命討之會亦納思老國亂其子忽魯速蠻遣使欲歸順時太祖已命皇孫蒙哥帥師抵其境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遂舉族降命掌上方馬畜歲時捐馬乳以進色清而味美號黑馬乳因目其屬曰哈刺赤哈刺黑也土土哈班都察子也中統初襲父職備宿衛宗王海都將搆亂世祖以國家根本之地詔皇子北平王率諸王兵鎮之至元十四年諸王脫脫木兒昔里吉叛寇抄諸部掠憲宗所御大帳土土哈率兵進討敗之于納蘭不刺邀諸部以還應昌部族只見灰台叛脫脫木兒起兵應之途遇土土哈將戰先獲其候騎數十脫脫木兒引去追至秃兀刺河三宿而返尋敗之于幹歡河奪回所掠大帳明年大軍北征詔率欽察驍騎千人從追昔里吉踰金山擒其黨札忽台等來獻又敗寬折哥等衆獲羊馬輜重無算還

朝帝慰勞仍賜以奪還所掠大帳諭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以卿能歸之故以爲賜二十年請以所部哈刺赤屯田畿內詔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益以宋新附軍八百人俾領其事賜水磴一區近郊田二千畝籍河東諸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人隸其麾下拜樞密副使尋置欽察親軍衛命兼都指揮使叛王海都兵犯金山詔與大將朶兒朶懷共備邊會宗王乃顏反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刺哈二部長爲土土哈所執盡得其情實勝刺哈設宴來邀二大將朶兒朶懷欲往土土哈謂其意叵測遂止計不得行未幾有旨令勝刺哈入朝將由東道進土土哈言於北安王曰彼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旣而言也不干叛者益衆王欲先聞於朝後發兵土土哈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卽圖之否

則與約而還卽行疾馳七晝夜渡禿兀刺河戰于孛怯嶺大敗之也不干僅以身免時世祖親征乃顏方在軍聞之遣使命收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錢哥軍萬騎擊走之并擒叛王哈兒魯等獻俘行在時成宗以皇孫北撫諸軍詔土土哈從追乃顏黨于哈刺溫山誅叛王兀塔海盡降其衆諸王也只里爲叛王火魯火孫所攻來告急復從皇孫移師往援敗諸兀魯灰夜渡貴烈河復擊敗叛王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世祖多其功以也只里女弟塔倫妻之二十六年從晉王甘麻剌征海都抵杭海嶺敵先據險諸軍被圍土土哈引勁卒陷陣翼王出追騎大至選精銳設伏待之寇不敢逼秋帝自將至北邊召見慰諭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朱河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前人卿其勉之還至京大宴復謂曰朔方人來

聞海都言杭海之役使彼邊將皆如土土哈者吾屬安所置哉
論功行賞帝欲先欽察之士土土哈言慶賞之典蒙古將吏宜
先帝曰爾母事過讓蒙古人誠居汝右力戰豈在汝右邪命籍
建康廬饒租戶爲哈刺赤戶益以俘獲千七百戶賜之仍官一
子督其賦土土哈奏言哈刺赤軍以萬計足備戰守之用于是
率其軍北獵于漠塔海邊寇聞之皆引去二十九年秋畧地金
山獲海都之戶三千餘還至和林有詔進取乞里吉思師次欠
河水行數日始至其境盡收五部之衆屯兵守之奏功給行樞
密院印海都聞取乞里吉思引兵至欠河復敗之擒其將成宗
卽位詔以邊境事重免會朝遣使就賜七寶金壺盤盃白氊帳
一獨峯馳五諸王附海都者率衆來歸邊民驚擾土土哈身至
玉龍罕界饋餉安集之導諸王岳木忽兒等入朝帝解緡衣以

賜奉命還北邊行至宣德府卒加封延國公諡武毅子牀兀

兒初以大臣子拜左衛親軍都指揮使閣復世績碑云常操刀

進前飲親幸無比

繼襲父職領征北諸軍踰金山攻巴隣地巴隣之南

有答魯忽河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伐木柵岸自蔽士皆持弓

矢蹲而待我軍不能進牀兀兒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震林野

敵衆不知所爲爭起就馬于是麾師畢渡湧水拍岸木柵漂散

因奮師馳擊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魯河與海都援將孛伯

遇急麾軍渡河威之追奔三十餘里孛伯遠遁大德二年北邊

諸王篤哇徹徹禿等潛師襲火兒哈禿之地敵兵據高山牀兀

兒選勇而善步者持挺刃四上奮擊盡覆其軍入朝授僉樞密

院事兼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復還邊四年秋叛王禿麥幹魯思

等犯邊牀兀兒迎敵于濶客之地及其未陣直前搏之追踰金

山乃還海都兵越金山而南止于鐵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牀兀
兒急引兵敗之復與篤哇相持于兀兒禿之地以精兵馳其陣
殺傷幾盡遣御史大夫禿只等集諸王軍將問戰勝功狀以牀
兀兒居最命尙雅忽禿楚王公主察吉兒及使者以功簿奏帝
復出御衣遣使臨賜之七年秋入朝帝親諭曰卿鎮北邊累建
大功雖以黃金飾汝身猶不足盡朕意賜衣帽金珠物甚厚拜
樞密院副使諸王篤哇子欽徹海都子察八兒等相聚謀曰前
與土土哈戰旣弗克勝今與其子牀兀兒戰又無功不若遣使
請命通好使吾兵民傷殘疲憊者得以休息使至帝許之于是
皆罷兵入朝特置驛以通往來成宗崩武宗時在渾麻出之海
上牀兀兒請急歸定大業武宗納其言卽日南還及卽位加平
章政事進封容國公至大二年入朝加封句容郡王

武宗紀作
至大三

正月事仁宗紀延祐三年帝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

六月復載此條似蜀重出服珠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出世祖所乘安輿曰以卿有

足疾更賜此牀兀兒泣辭曰貪寵過當臣實不敢帝顧左右曰

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橋俾得乘至殿門仁宗延祐初

敗叛王也先不花等軍于亦忒海迷失之地碑云方接戰有敵將一人持戟入陣

刺之牀兀兒辨其戟揮大斧已又敗其所遣將忽都帖木兒于

詳其首乘勢奮擊大敗之赤麥干之地追出境至鐵門關遇其大軍于札亦兒之地又敗

之帝憫其老召入商議中書省事大理國進象牙金飾輜卽賜

乘之待以宗室親王之禮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

當以死報國英宗至治二年卒天曆二年加封楊王子燕帖木

兒位宰輔別有傳

洪福源其先內郡人唐造才子人人往教高麗洪其一也子孫

世貴于三韓名所居曰唐城父大宣以都領鎮麟州歲丙子金

源契丹兀萬餘衆竄入高麗

紀事本末作契丹人六哥領衆九萬餘據江東城

太祖命

哈真札剌追討

紀事本末作哈只吉剌刺領兵往助攻滅六哥

大宣迎降辛卯太宗復

命撤禮塔東討福源率先攻下未附州縣進至王京招其主王

礪礪遣其弟佺請降置京府州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其國

遂班師壬辰礪復叛殺所置官吏悉驅國人入據江華島福源

招集北界四十餘城遺民以待仍遣撤禮塔將兵來討福源盡

率所部令攻進至王京南攻處仁城撤禮塔中流矢卒軍還畱

福源屯王京癸巳冬高麗悉衆來攻西京屠其民劫大宣東去

福源盡以所招北界之衆來歸處於遼陽帝嘉其忠授管領歸

附高麗軍民長官令招討本國之未附者乙未帝命唐古與福

源進討攻拔龍崗咸從二縣鳳海洞三州山城及慈州又拔金

山歸信昌朔諸州乙巳定宗命阿母罕將兵與福源共拔威州

平鹵城癸丑憲宗命從諸王也古一作耶虎攻禾山東州春州三角

山楊根天龍等城拔之甲寅憲宗紀作乙卯年事與札刺台合兵攻光州

安城忠州立鳳珍原甲向玉泉等城又拔之會高麗族子王緯

入質欲陰有其國譖福源于帝遂見殺後贈瀋陽侯諡忠憲

子茶丘本名俊哥茶丘其小字也幼從札刺台軍以驍勇著世

祖嘗以小字呼之中統二年茶丘訟闕雪父冤世祖閱之俾襲

父職管領歸附高麗軍民總管至元六年高麗權臣林衍廢國

主王植以叛從國王頭輦哥討平之遷江華島所有臣民復歸

王京送植就國命茶丘率兵往鳳州等處立屯田總管府會林

衍死衍黨裴仲孫復立植親屬承化侯爲王經世大典云以三別抄軍叛竄入珍

島茶丘偕經畧使忻都進討破其軍殺承化侯其黨金通精率

餘眾走耽羅十年詔茶丘與忻都率兵渡海拔耽羅獲通精殺
之高麗平授征東副元帥與都元帥忽敦等

經世大典紀事
本末俱作忻都領

舟師二萬渡海征日本拔對馬一岐宜鹽諸島掠其境而還十
八年復命將舟師四萬由高麗金州合浦再征日本會右丞阿
剌罕范文虎遇颶風舟壞棄師歸明年命茶丘于平瀾黑堀兒
監造戰船七百艘以圖後舉二十三年始罷兵乃顏叛車駕親
征命率高麗女真軍扈從猝遇敵騎萬餘時茶丘兵寡眾懼茶
丘夜令軍中多裂裳帛爲旗幟斷馬尾爲旄掩映林木間張設
疑兵乃顏驚以爲官軍驟至遂降凱旋授遼陽行省右丞以疾
辭叛王合丹等竄入高麗侵撓其國西京距遼陽二千里皆騷
動特起茶丘鎮之未幾卒于遼左 君祥小字雙叔福源第五
子年十四隨兄茶丘見世祖于上京帝命劉秉忠相之秉忠曰

是兒目視不凡後必以功名顯至元三年籍高麗民三百戶爲兵令君祥統之從伯顏等軍築萬壽山復從開通州運河帝親諭曰爾守志忠勳朕所知也帝嘗坐便殿閱江南海東輿圖欲名知者詢其險易伯顏以君祥應奏對詳明帝悅顏謂伯顏曰是兒遠大器也從大軍戍河南掠淮西皆有功伯顏伐宋旣渡江君祥時奉使至軍中往來奏事傳旨師次鎮江牒報有洪模者爲宋都督府將伯顏謂君祥曰汝同姓可往招致也模欣然出見君祥厚遇之宋降歷遷同僉樞密院事乃顏叛從世祖親征每駐蹕君祥輒以兵車外環爲營衛布置嚴密帝嘉之凱還類次車駕起居爲東征錄二十八年茶丘卒帝命代兄職議者欲自東南海口辛橋開河合灤河運糧至上都與中書右丞阿里相其利害還極言不便罷之成宗卽位詔裁久任官知院奏

君祥在樞密十六年爲最久帝曰君祥始終一心可勿遷也大德三年奉使江浙問民疾苦使還居昌平之皇華山絕口不論時事九年起遼陽行省左丞卒于位

○曰高麗初闢叛服不常福源父子戮力戎行父死非罪嗣子克昌竟平其國奄有海疆功成論定讒口何傷

唆都札刺兒氏驍勇善戰入宿衛從征花馬國有功還言曰郡縣惡少年多從間道鬻馬宋境乞免其罪籍爲兵世祖從其請得兵三千人命隸唆都爲千戶守蔡州阿朮等圍襄陽命唆都出游兵奪宋金剛臺寨符基窩青澗寨大洪山歸州洞諸隘攻樊城先登拔之遷郢復招討使攻下平江嘉興帥舟師會伯顏于臨安宋平伯顏入朝畱參政董文炳經畧浙閩文炳請以唆都爲副時衛懿諸州復起兵應宋二王于福州文炳謂曰嚴州

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至嚴方十日衛葵徽連兵來攻唆都

力戰三月復取婺州敗宋將陳路鈴于梅嶺下攻拔衢州宋丞

相劉夢炎降

宋史新編云授禮部尚書居官二十年乃老

連下處州建寧松溪諸郡

邑累擢福建道宣慰使行征南元帥府事時宋廣王據福州其

將張世傑圍泉州興化守臣陳瓚舉兵應之文天祥建都督府

于南劍州以張清行府事謀復建寧閩中郡縣往往復從宋唆

都即馳赴建寧遇宋兵于崇安令其子百家奴分兵夾擊宋師

敗走天祥清等將合兵襲建寧唆都夜設伏轉戰至南劍斬清

奪其城連下福州拔興化軍獲瓚支解之世傑聞興化破遂解

泉州圍去唆都引兵攻漳州知府何清降進攻潮州知府馬發

城守堅唆都塞堦填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相拒五十日而

破發死之唆都屠其城既而天祥軍潰江西廣王世傑死海中

竣都還軍福建進左丞行省事于福州入見帝以江南既定將

有事海外命改行省泉州招諭南夷諸國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竣都就其國立省

撫治之王于補的嘗負固弗率帝決意進討十九年命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伐

占城時占城兵號二十萬竣都擊敗于大浪湖其國主遁入山

谷且遣人求歸附以款師竣都覺其詐復進兵轉戰至木城下

隘阻不得入賊兵旁截歸路軍殊死戰得出乘勝伐烏里越里

諸小夷皆下得穀十五萬以給軍二十一年鎮南王脫歡征交

趾詔竣都率師來會紀事本末云交趾通謀占城帝令軍行假道于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安南王陳

日烜言其國至占城非便并兵拒守境上敗其兵于清化府奪義安關脫歡命屯天

長海口以就食與大營相距二百里俄得旨班師脫歡引去竣

都不知也交人告之弗信及至大營已空交兵遽之于乾滿江

力戰死追諡襄愍子百家奴初從阿朮攻襄陽築新城數立

功後隸伯顏麾下從攻鄂州深入身被數創攻沙洋立雲梯於東角樓登城力戰克之伯顏上其功世祖大悅曰此人朕心識其名行大用也從圍漢陽轉賊至黃州圍江州畧地宜州皆有功領新附軍守鎮江未幾復從平章博魯歡取秦壽二州中創遂罷攻後數日與萬戶葉了虔將兵攻泰州新城力疾先登破之復被兩創累功授管軍總管鎮高郵白馬湖頃之徇地福建定衢婺信等州城邑復領諸軍航海追逐張世傑于惠州甲子門廣州諸郡以次削平改海外諸番宣慰使仍領本翼軍守福建已從父征交趾父戰歿後與脫歡再引兵游交趾境水陸轉戰輒有功歷除建康鎮江路總管金塘發卒于家

來阿八赤寧夏人父术速忽里歸太祖命掌膳事憲宗大舉伐宋命諸將議進取之計术速忽里曰川蜀之地三分有其二所

未附者巴江已下數十州耳地削勢弱兵糧皆仰給東南故死
守以拒我師蜀地巖險重慶合州又其屏藩皆新造之邑依險
爲固今頓兵堅城下未見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間選銳卒命宿
將守之與成都舊兵相犄角以牽制其援師然後我師乘新集
之銳用降人爲鄉導水陸東下破忠涪萬夔諸小郡俟冬水涸
瞿塘三峽不日可下出荆楚與鄂州諸軍合勢則東南之事一
舉可定其上流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降卽走矣諸將以其言
爲迂卒不用于是博選宿衛中材力可任用者以阿八赤奉命
往監元帥紐璘軍駐重慶下流之銅羅峽夾江據崖爲壘宋都
統制甘順自夔州泝流西上乘舟來攻阿八赤預積薪于二壘
明火鼓譟順流而進宋軍力不能支退保西岸黎明復至阿八
赤身率精兵緣崖而下戰艦繼進宋軍敗走世祖卽位入見問

以川蜀之事歷陳始末且誦其父前言世祖撫掌曰當時若從此策東南其足平乎朕在鄂渚日望上流之聲勢耳至元七年南征襄樊發河南北器械糧儲悉聚淮西之義陽命督運二日而畢授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帥發兵萬人開運河往來督視寒暑不輟河成遷膠萊海道漕運使會皇子鎮南王脫歡復征交趾授湖廣行省右丞二十四年九月領中衛親軍千人導王至思明州時水軍萬戶張玉湖廣參政樊楫亦引兵由海道同至萬劫江交兵阻險拒守命侍衛軍百戶昔都兒拔其一字城及戰于女兒關斬馘萬計再戰于塔兒山於是大軍深入至都城其主陳日烜空城遁阿八赤曰賊棄巢穴而匿山海者意待吾敝而乘之也將士多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恐不能持久矣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士卒

侵掠急捕日烜上策也時日烜復遣使約降欲緩師諸將信其說且修城以居而待其至久之軍乏食日烜且擁衆據竹洞安邦海口阿八赤率兵往攻屢與賊遇晝夜迎戰賊稍却會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乘之復叛所得關隘盡失乃議班師日烜復集散兵守東關過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走交人乘高險射毒矢被傷過半行次陷泥關阿八赤中飛矢三首項股皆腫遂卒于道楫與玉仍奉王命將舟師還爲賊邀遮白藤江湖下舟膠賊大至力戰被創投水中爲賊鈎執毒殺之 楫冠州人後諡忠定 玉保定人

昔都兒欽察人父禿孫隸蒙古軍籍以功授百戶昔都兒代父職從大軍南征攻取襄陽唐鄧申祿鈞許等州累功授管軍總把仍將其父軍從諸王伯木兒追擊折兒因台岳不思兒等於

黑城哈刺火林之地平之改侍衛軍百戶時亡宋猶有未下城
也昔都兒言於行省願自舉兵往取諸城聞風欵附至元二十
四年進漢洞右江萬戶府達魯花赤領洞軍從鎮南王征交趾
入其境駐兵萬劫江左丞阿八赤命進兵拔其一字城射交人
奪其戰艦進逼僞興道王居與交人戰于塔兒山奮戈擊之右
臂中毒矢流血盈掬灑血奮戰射死交人二十餘仍督諸軍乘
勝繼進大敗之入其都城戰于韓村堡擒其將黃澤夜二鼓交
人突至謀劫營官軍堅壁以待敵失計詰旦鳴鼓出營交兵退
遁殺甚衆還營立木柵增邏卒交兵不敢犯及鎮南王引兵還
以昔都兒爲前鋒行次陷泥關戰數十合敵稍却復還迎鎮南
王于女兒關交兵截其要道時諸軍乏食且疲於戰將佐相顧
失色昔都兒率勇士直前衝擊得全師而還官止破手軍匠萬

万府達魯花赤

開曰南交險遠且饒炎瘴水土未諳山川迷嚮師不宿飽
車艱轉輓徒謂與尸莫來稽顙遐想捐之長策非妄

史弼字君佐蠡州博野人曾祖彬有膽勇木華黎兵南下蠡守
閉城自衛彬謂諸子曰吾所恃者郡守也今棄民自保吾寧甘
束手以死乃率鄉人數百家詣降木華黎書帛為符遣還既而
州破獨彬與同降者得免

王惲行狀云彬生忠忠生伯祥伯祥生弼

弼長通國語能

挽強命中里門鑿石為獅重四百斤弼舉之置數步外

行狀云年十七

耕牧田間午憩桑陰下父往饒遙睨有玄應穴其口父

大駭趨呼之竊問焉曰無所覺自是手力若有神助

將王彥弼奇其材妻以女又薦其材勇於丞相耶律鐸從至北

京近侍火里台見所挽弓異之以名聞世祖召見試之射連發

中的令給事左右

行狀云嘗奉旨數軍實于邊管岳陽子餘由是厭幹之稱歸于朝

授管軍總

管命從劉整伐宋攻襄樊嘗出挑戰手橫刀大呼曰我史奉御也宋兵却退至元中諸將十二道圍樊城弼攻東北隅凡十四晝夜破之以功遷副萬戶從伯顏南征攻沙洋堡飛矢中臂城拔疑血盈袖軍至陽羅堡伯顏誓衆曰先登南岸者爲上功弼率健卒直前宋兵逆戰奮呼擊走之伯顏登南岸論弼功第一鄂州平移軍而東駐瓜州伯顏授弼三千人使立木堡據揚子橋宋將姜才以萬軍乘夜來攻人挾束薪填塹弼戒軍中無譁俟其至發礮石擊之才乃退未幾才復以兵夜至弼三戰三勝天明見弼兵少急圍之騎士挾火槍迎刺弼揮刀禦之左右皆仆于刃數十人乃出圍追者尙數百騎弼殿後敵不敢近會援兵至才奔泰州揚州守將朱煥降使麥朮受其降于南門外弼止從數騎由保城入揚州出南門與之會以示不疑制授揚州

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萬戶俄遷黃州宣慰使尋調浙西改淮

東續文獻通考云建寧米價踴貴發米十萬石以平價售於民省官欲增其直弼曰吾不可失信寧割吾俸以足之省官

不能弼凡三官揚州人刻石頌之號三至碑二十年建寧賊黃

華既降復叛命弼引兵急擊之華走死二十六年冬入朝時瓜

哇黥信使者孟琪面帝怒欲大舉謂弼曰諸臣爲吾腹心者少

欲以瓜哇事付汝對曰陛下命臣臣何敢自愛二十九年拜福

建行省平章征瓜哇以亦黑迷失高興爲副經世大典云會福

省兵二萬海舟千艘十二月發泉州風急壽湧舟掀簸士卒皆數日

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東董

西董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檣櫓嶼假里馬答勾蘭等山駐兵

伐木造小舟以入大典云三月會軍入節制備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蒲奔大海乃咽喉必爭之地時

瓜哇與隣國葛郎構怨瓜哇主哈只葛達那加刺已爲葛郎主

哈只葛當所殺其婿土罕必闌耶攻葛郎主不勝退保麻喏巴
歇聞弼等至遣使以其國山川戶口及葛郎國地圖迎降求救
弼與諸將進破葛郎兵其主走歸國高興言瓜哇雖降倘中變
與葛郎合則孤軍懸絕可虞弼遂分兵三道攻葛郎至答哈城
葛郎擁兵十餘萬迎敵自旦至午葛郎兵敗入城拒守衆圍之
哈只葛當出降取其妻子官屬百餘人以歸土罕必闌耶乞歸
易降表且貢所藏珍寶入朝許之遣萬戶捏只不丁甘州不花
以兵二百人護還國高興深言其非計中道果殺二使以叛乘
軍還夾路攘奪弼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
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餘人有司數其俘獲金寶香布
等直五十餘萬又以沒理國所上金字表及金銀犀象等物進
事具瓜
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沒家貲三之一成宗元貞元

卒起同知樞密院事諸大臣奏弼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萬里入近代未嘗至之國俘其王及諭降旁近小國宜加矜憐詔還其所籍拜江西右丞遷平章政事加封鄂國公卒于家年八

十六

書史會要云號紫微老人書宗晉人亦善大字

高興字功起蔡州人力挽二石弓嘗步獵南陽山中遇虎跳踉大吼衆驚仆興神色自若矢一發立斃之至正十一年冬挾八騎詣黃州謁朱制置使陳奕奕使隸麾下且奇其貌以甥女妻焉伯顏伐宋至黃州興從奕出降授千戶從渡江破瑞昌之烏石堡張家砦陷南陵伯顏以功聞世祖命興專將一軍爲先鋒由間道奪獨松關進至武康宋降伯顏北還畱興以兵取衢婺二州追宋嗣秀王與樸入閩擒之下興化遷管軍萬戶還鎮婺

州充衢婺招討使復從都元帥忙古歹平福建漳州破敍陽寨

啓福成寨詔興立行都元帥府于建寧以鎮之討降叛人黃華

高日新高從周等召入朝侍宴悉獻江南所得珍寶世祖曰卿

何不少留對曰臣素貧賤今幸富貴皆陛下所賜何敢隱帝喜

曰直臣也遷浙東道宣慰使漳州盜陳弔眼有衆數萬據高安

寨官軍討之久不下詔以興爲福建征蠻副元帥與都元帥完

者都合討直抵其壁賊乘高輟下矢石如雨興命人挾束薪蔽

身進至山半棄薪退如是者六日誘其矢石盡乃燃薪焚其柵

時盜蔓延五十餘寨扼寨自固興攻破其十五寨弔眼走保千

壁嶺興上至山半誘與語接其手擊下擒斬之漳州悉平元明善神

道諱云詔入朝改浙西道黃華復叛急攻建寧興與戰屢敗走

江山洞追至赤巖寨華赴火死碑云二十二年召赴闕救副雪

母老子幼無他兼侍願盡母二十三年遷江淮參政平婺州賊

下所使上允其職

施再十丁母憂廬汝寧墓側二十九年詔爲福建行省平章與
史弼亦黑迷失同征瓜哇明年春浮海抵其境亦黑迷失將水
軍與將步軍會八節洞瓜哇主將土罕必開耶降進攻葛郎國
降其主哈只葛當興帥千人深入俘葛郎國子還至答哈城弼
更遣使護土罕必開耶歸國易降表與深咎其非計中道果殺
使合衆來攻興力戰却之遂誅葛郎父子及歸詔泊其事弼與
亦黑迷失皆獲罪興獨以不與議免成宗卽位復拜福建行省
平章汀州總管同知阿里挾怨告興不法召入對盡得其誣狀
阿里伏誅累改江浙河南行省武宗立召見拜左丞相商議河
南省事仁宗皇慶二年卒追封梁國公諡武宣

一統志云加封南陽王

外八羅孛國十一年偕其國使珍寶奉表來朝次年再往與其

國師以名藥來獻十八年拜荆湖占城等處行省參政招諭占城二十一年召還復命使海外僧迎刺國觀佛鉢舍利賜玉帶衣服鞍轡自海上還以參政管領鎮南王府事與平章阿里海牙右丞唆都征占城戰失利唆都死焉亦黑迷失請王屯兵大浪湖觀景而後動竟得全軍歸二十四年使馬八兒國浮海阻風行一年乃至得良醫善藥遂與其陪臣來貢方物又出私錢購紫檀木殿材獻之後侍帝浴室中問曰汝踰海者凡幾對曰臣四踰海矣帝憫其勞又賜玉帶改授江淮左丞行泉府太卿二十九年召入朝盡獻其所有珍異之物時方議征瓜哇立福建行省詔亦黑迷失與史弼高興並爲平章以海道事付之仍諭曰汝等至瓜哇先遣使來報汝等爾後其他諸小國當自臣服可多方招徠之彼若納欵皆汝等之力也軍次占城先遣郝

成劉淵諭降南巫里速木都刺木魯不都八刺刺諸小國明年
攻葛耶國降其主哈只葛當又遣鄭珪招諭木由來諸國皆遣
子弟來見會瓜哇主堦土罕必閣耶既降遣歸復叛事詳史諸
將議班師亦黑迷失欲如前旨先遣使入奏弼與興不從遽引
兵還以所俘諸小國降人入見帝怒其縱寇浚家貲三之一未
幾復給還以老家居仁宗念其屢使絕域加封吳國公

冊曰三將桓桓竊兵極遠提師五千百城席卷瓜哇戎荒
卒難革面謀不萬全功虧一閻

劉國傑字國寶女真人本烏古倫氏後入中州改劉姓少從軍
漣海以材武爲隊長至元六年籍漣海兵取襄陽授益都新軍
千戶從張弘範戍萬山堡畧荆南抵歸峽轉戰數千里從攻樊
城被傷血戰世祖聞其勇遷管軍總管從伯顏南征謀取黃家

灣堡國傑先登拔之宋將張世傑盛兵焦山下國傑與董文炳
左右夾擊焚其船宋軍大潰追奪黃鵠白鵠船數百艘帝壯之
號劉二拔都魯宋亡入朝以漢軍都元帥將衛軍戍北方諸王
脫脫木兒寇和林國傑度其衆悉出營必虛選輕騎襲之殲其
衆脫脫木兒屢戰不利又殘暴失衆心衆殺之來降帝怒征東
元帥忻都洪茶丘無功阿剌罕范文虎又喪師將盡罷大小將
校召國傑爲征東行省左丞既至帝語之故國傑曰罪在主帥
耳倘蒙聖慈復諸將職彼必人人思奮以雪前耻帝命盡復其
官屬國傑再征日本會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
役始罷二十三年朝廷以湖廣多盜授國傑爲本省左丞既至
羣盜以次降諸將請曰此輩久亂急則降降而有讐將復反不
如坑之國傑持不可乃相要地爲三屯在衡曰清化在永曰烏

符在武岡曰白倉每屯分衆五百人守之且墾廢田闢荆榛使賊不得爲窟穴降者雜耕其中後皆爲良民會討廣西諸盜詔國傑趨赴時肇慶懷集諸賊保險自固國傑鑿山入由賀州移軍道州掩殺幾盡江西盜起龍泉下令往擊諸將曰此他省盜也國傑曰縱盜滋蔓蔓將難圖豈可作秦越視邪乃選輕兵掩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趨賊境賊衆逆戰見軍容不整曰此郅丁也易之國傑以數十騎陷陣衆從之賊大敗日暮忽收兵去堡中民望見莫知爲誰明日又忽至召堡民謂曰吾劉二拔都也民驚以爲神二十八年遷行樞密院副使還軍武昌時上思州黃勝許恃險遠與交趾表裏寇邊詔國傑往討身率士卒奮戰賊走象山徐伐山通道且戰且進拔其寨勝許走匿交趾擒其妻子斬之師還盡取賊巢地爲屯田募度遠諸僮人耕作爲兩

江被障蠻人莫敢犯帝謂省臣曰湖廣重地惟劉國傑堪鎮此
命無遷他官成宗卽位復置行樞密院于衡州仍除副使先是
黔中諸蠻巴洞何世雄犯澧州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
犯辰州朝廷嘗討降之升泊崖爲施溶州以萬頃知州事至是
復叛國傑馳至辰州進攻施溶部將田榮祖請曰施溶萬頃之
腹心石農坎三羊峯其左右臂也宜先斷其臂國傑曰善麾諸
軍攻石農坎賊棄寨遁擒萬頃斬之復窮捕其黨攀崖緣木進
至千餘里元貞元年卽軍中加湖廣平章辰澧地接溪峒宋時
嘗遷民立屯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
復其制繼又經畫周湖廣四境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凡盜所出
沒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列屯守之由是諸蠻不敢復
寇大德五年王師征八百媳婦土官宋隆濟及羅鬼女子蛇節

反陷貴州詔國傑將諸翼兵合四川雲南思播兵討之賊勢勁
且多健馬國傑令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卽棄盾佯走賊
乘之馬奮不能止遇盾皆仆國傑鼓之賊大敗追至墨特川擒
斬蛇節宋隆濟等西南夷悉平詔領將士入見張宴享之聽歸
益都省墓八年還鎮國傑久行邊患瘴至是病篤僚屬入問疾
國傑曰交賊不道若病幸小愈得減此蠻則死且無憾卒年七
十二追封齊國公諡武宣子脫款襲湖廣平章尙憲宗孫女
賽典赤瞻思丁一名烏馬兒回鶻人別俺伯爾之裔其曰賽典
赤猶言貴族也太祖西征瞻思丁率千騎以文豹白鶻迎降命
入宿衛從征伐以賽典赤呼之而不名憲宗命同塔刺渾行六
部事遷燕京路總管帝伐蜀命主饋餉供億未嘗闕乏世祖至
元初出爲四川平章宋將管萬壽擁兵守嘉定兩軍對壘一以

誠意相待將入覲萬壽請置酒爲好左右皆難之賡思丁竟往不疑將進酒左右復言未可飲笑曰若何見之小邪督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益嘆服有旨大軍見圍襄陽各道宜進兵爲牽制計于是賡思丁率水陸兵至嘉定順流縱筏斷其浮橋尋命行省興元專給糧餉十一年召還帝謂曰雲南朕嘗親歷比因委任失宜致遠人不服欲選謹厚者往治無如卿昔拜命退卽訪求知雲南地理者畫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險易遠近爲圖以進帝大悅遂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賜金寶無算時宗王脫忽魯方鎮雲南惑於左右言謂彼至必奪王權宜具甲兵爲備賡思丁聞之先遣其子納速剌丁至王所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今事未敢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遠叱其下曰幾爲汝輩所誤明

日遣親臣至瞻思丁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與公子偕來視猶
兄弟請用卑幼禮見皆以名馬爲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遂設
宴陳所賜金寶飲器酒罷盡以與之還報王大喜由是開郡縣
設長貳政令一聽其所爲雲南俗無禮義男女每自配偶親死
則火之不爲喪祭無杭稻桑麻子弟不知詩書乃示以拜跪之
節婚姻行媒妁死者爲棺歛奠祭教民播種修陂池以備水旱
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漸興俗以貶代
幾時初行鈔法民不便爲言於朝許仍其俗又患山路險遠盜
賊出沒爲行者病相地置鎮鎮設土司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
來者或被刦則罪之有土吏數輩至京訴其專僭狀帝怒命械
送回籍聽治旣至脫其械且諭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
故訴我專僭我今不汝罪且授汝官可竭忠自贖衆叩頭謝曰

誓以死報交趾叛服不常湖廣省屢征失利瞻思丁遣人持書
願約爲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乞永爲藩臣羅槃甸叛往

征之有憂色或問故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刼掠平民使不
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羅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
攻之瞻思丁不可遣使以理論之其主曰謹奉命越三日又不
降將卒有乘城進攻者瞻思丁怒名責曰天子命我撫雲南未

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其主聞之曰平

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由是西南諸蠻翕然欵

附 滇志云廣南懷土貴左江李維屏右江岑
從咸共籍八十餘州戶四十萬來聽命

蠻長每謁見爲具

酒食製衣冠襪履易其卉服衆皆感悅居雲南六年卒年六十
九葬鄯闡北門交趾王遣使哀經爲文致祭滇人立廟祀之成
宗大德元年追封咸陽王諡忠惠 長子納速刺丁累官雲南

路宣慰使都元帥至元十六年分帥大理以軍抵金齒蒲驛曲

臘緬國招徠蠻寨籍戶十二萬有奇定租賦置郵傳立衛兵歸

以馴象十二入貢

經世大典云至元十四年十月納速剌丁由雲南率蒙古費焚摩些軍三千八百人征緬

至江頭城招降其木乃木要蒙帖木巨木禿磨欲等砦上官曲臘溝折民四千孟摩愛呂民一千磨奈蒙匡黑答八刺民二萬

蒙古甸甫祿保民一萬木都會其父沒世祖憂之仍以納速剌

丁爲雲南左丞建言三事一謂雲南省規措所造金箔貿易病

民宜罷一謂雲南宣慰司已革而元帥府尙存今行省旣兼領

軍民則帥府在所當罷一謂雲南官員惟達官子弟當入質餘

並宜罷又奏減合刺章冗官弛道路禁通民往來禁負販之徒

毋令從征聽民伐木取材資貿易戒使臣勿擾民居悉報可二

十八年調陝西平章以疾卒追封延安王次子忽辛初以世

臣子倚宿衛世祖知其能累授同知河南宣慰司事河南素多

盜官軍收捕失利忽辛遣土豪持檄招諭有來歸者賜之冠巾
曰汝昔爲非今自歸卽良民矣俾侍左右無間已放還令遍諭
其黨數日後招集其爲首者十輩至身長各七尺餘羅拜庭下
狀頗異觀者悉驚怖忽辛命吏籍其姓名爲民俾隨侍出入夜
則令臥戶外時呼與飲食各喜過望羣盜聞之盡歛服成宗大
德元年復遷雲南右丞豪民避繇役往往投王府宿衛家有司
不勝供給忽辛按元額所無者悉籍爲民去宿衛三分之二馬
龍州土司謀叛陰與外賊通持所授宣勅納賊以示信事覺宗
王將不問忽辛反覆研鞫得反狀竟斬之廣南沙奴素强悍宋
時嘗賜以金印至今梗化忽辛遣使誘致待以禮畱數月不遣
曰汝欲還可納印來不得已賫印至因置酒宴勞令賫印入朝
帝大悅緬國負固不臣復遣諭曰我老賽典赤平章子也惟先

訓是遵緬主聞之遂與使偕來獻白象一旦曰此象古來未有
今聖德所致敢効方物既入帝賜緬主以世子號烏白蠻應輸
租賦歲發軍徵索忽辛以勝諭之不遣一卒而額賦完武宗至
大元年遷江西平章以母老謝歸養卒封雍國公諡忠簡

冊曰創興禮教用革蠻方仁武不殺聞風欵降昔之負固

今之馴良令子象賢舊德是章褒封奕世俾民不忘

愛魯唐兀人父昔里鈐部

昔里氏鈐部一作紺布亦云廿上音相近也

太祖時西夏

既臣服命鈐部招諭沙州州將僞降佯具牛酒犒師而陰伏兵

以待首帥至伏發馬躡鈐部以所乘馬與之易使奔而自乘所

躡馬殿後太祖問之對曰小臣陣死不足重輕首將乃陛下器

使宿將不可失也太祖嘉其忠定宗卽位授大名路達魯花赤

愛魯襲父職世祖至元五年從征雲南金齒諸部蠻兵萬人絕

縹旬道擊破之斬首千餘級入定其租賦討平火不麻等二十四若得馴象七以還改中慶路達魯花赤兼管囊曠軍平章瞻思丁行省雲南令愛魯疆理永昌增田數倍閱中慶版籍得隱戶萬餘以四千戶卽其地屯田疆理有方詔開烏蒙道帥師至玉連等州盡下所過城若水陸皆置驛傳而歸遷廣南西道宣撫使十七年復立雲南行省以愛魯爲參政時烏蒙羅佐山白水江蠻殺萬戶阿忽以叛引兵討平之名詣闕進左丞芒部也可不薛復叛詔與四川都元帥也速答兒湖南行省脫里察會師進討禽送京師仁普諸渠長皆降得四千戶諸王相答吾兒帥諸將征緬愛魯供餽餉無乏絕烏蒙阿謀殺宣撫使叛右丞拜答兒以愛魯習知山川道里令諸軍悉聽指授分道進擊生擒阿謀以歸鎮南王征交趾詔愛魯將兵六千人以從自羅羅

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抵江頭城斷緬人水路王
自將一軍從驛甸徑抵其國與太卜軍會破江頭城以兵守之
二十二年冬緬王遣使至太公城求納款且乞降旨許其悔過
然後差官赴國朝廷遣鎮西平緬招討使怯烈至其國二十四
年春緬王爲其庶子所囚執雲南省臣請俟秋再討
帝不從既而王師進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始服款

怯烈西域人世居太原山中書譯史從平章賽典赤經畧川陝
初立雲南行省署爲幕官諸洞蠻長多欵附及分省大理會緬
人入寇怯烈卽以戰具資軍士討平之授行省左右司員外郎
平章納速剌丁遣詣闕敷奏邊事世祖愛其練達拜鎮西緬麓
川等路宣撫司達魯花赤成都烏蒙諸驛阻絕怯烈市馬給傳
往來稱便諸王相答吾兒右丞太卜征緬命率兵船爲鄉導拔
江頭城獲其銳卒萬人復從雲南王入緬總兵三千屯鎮驛國
設方畧招徠其黨由是蠻人復業者衆後入覲世祖詢以征緬
始末仍命領詔至緬宣上威德緬王稽顙稱謝遣子入貢官至
續弘簡錄

阿禮海牙畏吾兒人事仁宗於潛邸充宿衛英宗至治初出爲平章政事歷江廣汴陝四省皆有惠政以父憂解官天曆元年秋文宗入承大統卽易服南迎至汴郊入見帝命復鎮汴時方多難阿禮海牙至卽高價入粟以峙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括民馬以備不虞先是文宗卽位詔已播告天下而陝西官尙連結靖安王等黨附上都起兵東擊潼關阿禮海牙開府庫出鈔二千五萬緡犒軍河南禦之未幾陝西兵突出潼關四掠迤邐前進河南告急集省院官屬問計無應者阿禮海牙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兵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於畿甸軍旅何日息乎夫事有緩急輕重重莫如足兵急莫如足食今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鄧新翼廬州沂鄆礮弩

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哈刺魯鄧州孫萬戶兩軍以備武關荆
子口以屬郡兵及蒙古兩都萬戶左右兩衛諸部丁壯之可入
軍者給馬乘貲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芍陂等屯兵本自襄鄧
諸軍來田者還其軍益以民丁使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別遣
行院官領兵以備自蜀至者購汴汝荆襄兩淮馬給之府庫不
足則命邾縣假諸殷富家安豐等郡之粟迺黃河運至陝糴諸
汴汝近郡者則運之滎陽以達虎牢吾與諸君各奮義以從王
事宜無不濟者衆曰唯命自省院屬吏各部分行事餽餉之行
千里相望阿禮海牙親閱實信以期會由虎牢南至襄漢無不
畢給爲粟二十萬石豆如之甲兵五十五萬芻以萬萬計是月
西兵逼河南諜者來報曰西人北行者度河中以趨懷孟南行
者過武關掠鄧州直趨襄陽破郡邑橫絕數千里將結西蜀兵

至阿禮海牙益督餉西行且設備於江黃置鐵繩於峽口作舟
艦待戰及與西兵遇於鞏昌黑石渡時湖廣所徵太原兵最強
甫至未及食趨之倍道進轉戰及暮兩軍殺傷相當虎牢遂陷
軍儲巨萬悉亡行省院歛兵退至汴民大恐前後遣使告於朝
越二旬不得旨阿禮海牙朝夕出入聲色不動怡然如平時十
一月西師逼城將百里而近阿禮海牙召行院將帥與凡在官
者告曰吾荷國厚恩唯有一死以報行院之出唯敵是圖而退
保吾城不亦怯乎然敵亦烏合之衆何所受命而敢犯且吾甲
兵非不勁芻峙非不豐而戰弗利者良由太平日久將校不知
兵士卒不習戰使彼得披猖至此彼誠知新天子之命則衆自
沮而散爾今遣使入朝請降詔大赦脅從者俟詔下募士入其
軍明示利害後整大軍西嚮征之別遣驍將率精騎上龍門繞

出其後使之進無所據退無所歸成擒於鞏洛之間必矣衆亦
曰唯命卽日與行院整兵南薰門外以行會前使者自京還言
齊王已克上都奉天子寶璽來獻將刻日至京乃置酒高會於
省堂相賀爲書告屬郡傳諸江南三省募士得蘭住者賫書往
諭西人猶撈掠之訊以實及朝廷遣詔使放散西軍之在虎牢
者西人雖未解散然各已駭悟又聞行省院以兵至猶豫不敢
進旣而朝廷遣使持檄罷兵靖安王始與蘭住來請命遂巡解
去事平阿禮海牙令從陝西求被俘者歸其家凡數千人官吏
被獲者皆遣還故所後以功拜中書省平章政事

冊曰鎮危以安從容旁午終以清寧卸甲解組太平浚寧
有功不處雖曰能勞方之未武

答失拔都魯紐璘曾孫也以祖也速答兒戰功得襲萬戶鎮守

羅羅宣慰司順帝至正十一年除四川參政紅巾賊徐壽輝兵起陷黃州命答失拔都魯從平章咬住討賊荆襄咬住既平江陵答失請自攻襄陽進次荆門賊衆至十萬官軍止三千餘遂以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義兵二萬人編部伍至蠻河賊守要害不得渡爰出奇兵由間道襲其後首尾夾擊賊大敗追至襄陽賊閉城不出乃相形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營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答失自將中軍據虎頭山俯瞰城中民受圍久夜半有繩城叩營門者具告虛實願內應答失期以五月朔夜攻城密與約至期民果垂繩引官軍先登者近千人時賊船百餘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鑿其底天將明城破賊巷戰不勝走就船船壞皆溺死偏將王權傾千騎西走遇伏兵擒之襄陽平帝賜上尊及黃金束帶官其子字羅帖木兒

爲雲南理問十三年定青山荆門諸寨九月畧均房平穀城攻
開武當山寨明年正月復峽州三月遷行省平章兼知樞密院
事總荆襄諸軍會潁川妖人劉福通亂蔓延不可制改命答失
以兵赴汝寧十月與河南左丞太不花會軍討安豐復苗軍所
據鄭均許三州十二月復河陰鞏縣十五年福通自礪山夾河
迎僞主韓林兒立爲帝詔答失爲河南行省平章進次許州與
福通戰于長葛敗績將士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賊復夜劫
營掠其輜重遂與子孛羅相失賴彰德元帥劉哈剌不花引兵
來援斷賊歸路獲其子送歸復駐汴梁十二月整兵進討大
賊于太康遂圍亳州林兒走安豐十六年十一月攻取福通
河寨進次高柴店偪太康三十里賊乘夜來劫以有備亟遁
火迫之比曉督陣力戰壯士緣城入其邪斬首數萬太康平捷

至拜河南行省左丞相仍守汴梁加孛羅帖木兒四川行省左丞十七年入朝加太尉還取滿城東明長垣三縣詔遣知樞密院達理麻失理分兵來助與福通戰敗沒諸軍大潰答失力不支退駐石村朝廷疑其玩寇使者促戰相踵賊覘知之詐爲答失通奸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聞知一夕憂憤死子孛羅帖木兒自有傳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

紀事本末云姓李氏

系出北庭曾祖濶濶台元帥初

隨大軍收河南遂家潁州之沈丘察罕帖木兒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怒則毫皆直指順帝至正十一年紅巾賊劉福通作亂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訖無成功察罕帖木兒奮義起兵沈丘子弟願從者數百人與信陽人李思齊合兵同設奇計襲破羅山賊事

間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思齊知府事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
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福通戰輒捷十五年賊由汴南陷
鄧許嵩洛諸州察罕轉戰而北遂成虎牢以遏賊鋒賊北渡盟
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引兵奮擊賊敗走河北遂定朝
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苗軍以滎陽叛察罕夜襲俘其衆
遂營中牟已而淮右賊衆掠汴西來擣中牟營察罕結陳待之
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出擊其中堅賊披靡棄旗鼓走軍
聲益大震十六年加兵部尚書繼而汝頤賊黨李武崔德等西
陷陝州遂斷殺函勢欲趨秦晉時平章答失拔都魯方節制河
南軍調察罕及思齊往擊之卽鼓行而西夜拔殺陵立柵交口
陝州城阻山帶河賊轉南山粟給食固守攻之猝不下察罕乃
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賊畏兵衆不敢逼而夜提兵拔靈寶城

賊始覺卽棄陝州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追感至下陽津溺死者衆相持數月賊宵遁以功加僉河北行樞密院事十七年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陷商州由武關逕趨長安至灊上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動陝西省臺來告急察罕卽提兵入潼關長驅而前與賊遇戰輒勝賊黨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朝廷嘉其復關陝功大授陝西左丞未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潛窺鳳翔察罕先分兵守鳳翔而遣謀者誘賊來圍察罕自將鐵騎夜馳二百里比至去城五里分軍張左右翼掩擊城中軍亦出呼聲震天地賊大亂自相踐蹂伏屍百餘里關中悉定十八年毛貴分道由薊州犯京畿朝廷大恐徵諸道兵入衛詔察罕以兵屯涿州察罕卽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伺他盜而自將銳卒赴召是時

曹漢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還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隘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出南山縱伏橫擊賊皆棄輜重走乃分兵屯澤州塞盤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河東悉定詔進右丞兼西臺御史中丞同知河南行院事命守關陝晉冀兼撫漢沔荆襄便宜行事察罕益以平定四方爲已任是年福通等陷汴梁迎僞主號召羣盜自巴蜀荆楚江淮齊魯

四以至甘肅所在兵起察罕命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自將中軍沔池會河南行省平章周全叛附福通棄單懷入汴合兵攻洛陽察罕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潛引去追至虎牢塞成臯諸險而還十九年圖復汴梁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

畧歸毫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畧曹南據黃
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
城下首奪其外城諸將環城而壘賊屢戰輒敗夜伏兵城南日
遣苗軍跳梁者畧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起邀擊敗之又令弱
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
悉擒其衆賊益氣阻不敢出八月諜知城中食且盡遣出分掠
無復還者乃與諸將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賈勇斬關入福通
挾僞主韓林兒從數百騎出東門遁獲僞后及賊妻子數萬符
璽印章寶貨無算保全居民二十萬衆不旬日河南悉定捷聞
進河南平章政事兼臺院如故察罕既定河南更以兵分鎮關
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相望數千里日修車船
繕甲兵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時山西晉冀諸地皆察罕

所平定而答失拔都魯之子孛羅帖木兒以兵駐大同陰欲并
據晉冀日事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終不聽

事見順帝紀

二十一年

察罕諜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濟寧義兵萬戶田豐降于賊與
福通黨王士誠據山東乃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議師期發
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遠軍出白馬
及汴洛軍水陸俱下而自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單懷鼓行而
東復寇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義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以
精卒五萬擣東平直抵城下察罕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素服
因遣書招之豐及士誠皆降遂復東平下濟寧時大軍猶未渡
河賊衆皆聚濟南常出入齊河禹城相擾察罕先遣奇兵取間
道出賊後南畧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徇瀕海郡邑始
自將大軍畢渡進逼濟南城下齊河禹城俱降南道諸將捷亦

至再敗益都賊于好石橋濱海郡邑皆聞風送款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兼院臺如故遂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灌城城拔仍命分守要害招集流亡郡縣戶口漸次收復二十二年六月豐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當豐之降也察罕待之不宜疑數獨入其帳中及是豐將謀變忽請察罕觀營壘衆謂不宜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不許惟帶輕騎十人行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歿于益都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卽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已及於難追贈潁川王諡忠襄

史料云察罕故元別部後思齊羅山民至今河南廟祀弗絕

冊曰忠義性成勤王領袖始自山東畧平關右坦懷被禍

厥志不成天覆元祚人力奚爭

卜顏鐵木兒字珍卿唐兀吾密氏性明銳倜儻早倚宿衛文宗
天曆初由太常署丞拜監察御史累擢江浙平章順帝至正十
二年春斬黃賊徐壽輝遣兵陷湖廣侵江東西詔率軍進討卜
顏鐵木兒益募壯健爲兵得驍勇三千人戰艦三百艘時湖廣
平章也先帖木兒江西平章星吉南臺御史中丞蠻子海牙皆
以兵駐太平逗畱不進卜顏鐵木兒至乃與俱前遂復池州已
而賊黨趙普勝再陷江州官軍俱潰而東安慶被圍益急遣使
求援諸將皆欲自守卜顏鐵木兒曰何言之不忠邪安慶與
一水隔一水救患之義何容緩且上流官軍雖潰然皆百戰之
將所乏者錢穀器械耳吾受命總師其可視之而不恤哉卽大
紿裕藏周之潰軍大集兩軍勢復振安慶圍始解十三年三月

賊復攻池州衆且十萬上顏會諸將謀曰賊表裏連結若俟其
壘成而坐食諸縣之粟破之實難今新至疲敝如乘其驕惰盡
銳攻之則頃刻間功可成矣衆曰諾遂分番與戰大敗之乘勝
率舟師以進五月與戰于望江又戰小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
河賊皆破走進復江州七月克蘄州及道士洑焚其柵抵蘭溪
口及賊巢黃連砦盡殲之分兵平兩巴河于是江路始通十一
月與蠻子海牙等諸軍皆會十二月分道進攻蘄水縣毀其僞
都獲僞將相而下四百餘人壽輝僅以身免時丞相脫脫方總
戎南征聞已被賊乃分檄調諸軍而畱上顏鐵木兒獨控長江
守池州十六年卒于軍上顏常乘花馬時稱花馬兒平章云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之二十一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侍從一

郝經 寶獸 李冶 王鶚 王磐 徐世隆 孟攀鱗

高智耀子趙與熙 宋衡 李謙 夾谷之奇 王思廉

郝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一統志云祖天挺素有文名金末辟地河南之魯

山河南亂居民走匿窖中亂兵縱火熏灼民多死經母許亦死

經以蜜和寒菹汁決母齒飲之卽蘇時經方九歲人以爲異金

亡徙家順天晝則負薪米養母暮則讀書素尙氣節爲學務有

用守帥張柔賈輔延之爲上客問復墓誌云張柔延之家塾教

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慨然以羽翼斯文爲

已任自是藩帥交辟皆不就苟宗道行狀云嘗自誦曰不學

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世之爲詞章者憲宗二年世祖以太弟開

始則羣聚訕笑終亦

終亦

終亦

府金蓮川徵經入詔以治國安民之道與語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太弟統東師經從至濮上言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宋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敝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不如修德布惠結盟飭備以待西師則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會憲宗設江淮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命經爲副先至江上宣布恩信招納降附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曰經聞天下事圖於未然則易救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奄征四海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垂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維之難哉夫取天下者有

以力并有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敝而不振圖之
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顧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未
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做而卒能保大定功今國家建極開
統五十餘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劇盪殆盡
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敝乎且括兵索
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
力則強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旣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
條綱任老成爲將相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機衡平賦以足
用屯農以足食內修文誥外治武備如其不服而後觀彙以正
天伐自東海至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爲正兵自漢中至大
理輕騎捷出批吭抵脅爲奇兵總帥得人師出以律則高拱九
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失此不圖乃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

動兵連禍結底安於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若夫東師未出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制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鵠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滄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及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旣而爲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番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善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跨凌宇宙騰擲天地人極於遐微之士細窮於委巷之民撞其鐘而拚其耳嚙其膺

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其初之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可以施吾騎故所向莫敢當兵鋒新銳民物凋彫可以用吾攻故所擊無不破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洊阻迂以危途繚徑我乘險以用奇則難敵因險以制奇則易况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因糧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雖有奇謀秘畧安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秦山壓卵之勢河海濯蕪之舉擁遏頓滯盤旋而不得進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爲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旣構倖不可解如兩虎相鬪突入於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兵連禍結勢不容已王宜稟命行在遣使喻宋令彼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姑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

舉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稟命不從王之義盡而後進師重慎詳審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先示恩信曉以禍福使知王神武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然後閱實精勇別簡一軍爲帳下之卒俾老成知兵者領之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界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帥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曹不知兵者使沿邊築堡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重臣爲之撫育總轄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旣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爲之行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生路以攜其心誤多方以敝其力兵勢既振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

採過其糧路使血脉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亟進大兵抵江
岸沿江上下列屯萬竈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
疊自起變端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濶越恃其巖險兵皆
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
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限絕水陸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
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也如欲休養兵力漸次進取以圖萬全
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爲宋計者必謂有荆襄方可以保淮甸
有淮甸方可以保江南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
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並濟以輕兵綴襄陽絕其餉道而
重兵皆趨漢陽出不意以伺江隙否則以重兵臨襄陽輕兵捷
出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一舉下夔門卽順流并兵大出摧
拉荆郢橫截湘潭以成犄角之勢一軍出壽春取荆山駕淮爲

梁以通南北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淝間掇拾湖澤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挾長江之襟要也通泰海門楊子江面彼必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勢必老師費財當遣一軍臨維揚爲長圍示必取而以精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計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可弭已然之失可救也議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會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若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

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况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東西南北輪廣萬里自渝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直欲以一軍倖而取勝乎蓋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卽功國家全盛之力在於東左若直前振迅指顧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敝役戍遷延進退失據反爲敵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全吾力是則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無故而爲大舉倘又措置乖方無以挫英雄之氣懾天下之心則稔惡懷奸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爲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覆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及會兵渡江聞鄂州聞

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
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本位時成時乘六龍
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潛見惕躍飛五位皆當其可
聖王之德也至於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
而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龍德於是乎衰矣故古之聖王
莫不握乾知幾以時進退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知進也以
天下與人而不私其子知退也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知退
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雙鵲漢
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更始殺其兄齊武
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是諸
聖王皆知進退存亡之理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彼憑威恃
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元而不悔者

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維大王嚮在沙陀謂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審理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獨是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於茲矣先皇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畀王東師則不當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及旣聞凶計卽宜遍告諸帥各以次還脩好於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又進如謂機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旣渡江勢難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擣臨安使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若猶未也則知難而退可也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什已四五倘更延引日月冬春之交疫必大作彼旣上流無虞

必嚴兵守鄂知我國疵闕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
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
至如遇截於江黃津渡邀遮於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
復之湖淩則我將安歸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活
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彼將委破壁空城以去泝流而上則入洞
庭保荆襄順流而下精兵健檣突過潯黃未易遏也則亦徒殘
人命於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
何俟乎雖然宋人方懼自救師雖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
虛諸王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
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
脫里赤行尙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雖大王素有令望
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事乎若彼僞稱遺詔先正位號

下令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王以社稷爲念奮發乾綱不爲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消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定疆界旋幣屏輜重輕騎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邪謀僭志冰釋瓦解隨遣一軍迎大行靈輿收皇帝聖名諸王駙馬會喪和林遣官詣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眞金留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爲進以亡爲存而無亢龍之悔矣會宋相賈似道密遣使乞和廼班師明年世祖卽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告卽位且尋盟經入辭帝曰朕今庶事草創卿當遠行凡有可輔朕者亟以聞經進立政議曰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爲聖明俾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焉已也蓋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

必做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之而去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敝而委則其中者亦必糜爛而不收有志天下者則爲之倡率其羣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厭而飫爲一代神器之主而羣然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鶩既飫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而棄之不知餒之將至矣至於神器乏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羣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紀綱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爲之修完則小康大爲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天下者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

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於以配天立極繼統作帝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尙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高文武功昭宣光明章凡八帝於三國則昭烈一帝於晉則孝武一帝於元魏則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武帝一帝於唐則高文玄憲武宣凡六帝於後周則世宗一帝於宋則太祖太宗仁高孝凡五帝於金源則世宗章宗凡二帝皆光大炳烺不愧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君之功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曠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敝而生民日益瘵也蓋其幾一失則其燹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

而不爲既并西域滅金源蹂躪國勢大張民物殷阜可大有爲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爲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生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無有當太宗臨御時耶律楚材爲相定賦稅分郡縣籍戶口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徒相與投隙抵罅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旣而牽連黨與倚疊締構相與割剝天下荼毒宛轉十有餘年先帝初踐寶位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矣陛下若不大與更始以國朝之成

憲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
法守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爲使後世以爲無志於天下因
以痛惜而歎惋也且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爲豪傑生民所
望久矣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登進茂異舉用老成敏江
上之兵先輸平之使天下嘖嘖莫不思見德化之盛但恐宵小
餘孽扳附奸邪更相援引比次而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
也以有爲之姿據得爲之位乘可爲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
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爲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
履霜堅冰至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
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能辨奸邪於早則
是錄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爲蓋彼奸人易合難去誘
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一墮

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天地亦可先見况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爲斷之而已去舊汚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才綰結乾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事也毋以爲難而不爲毋以爲易而不足爲投機挈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弗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爲一代英主臣之願也

綱鑑大全云或言宋人誦詐叵測盡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兵連禍結久矣聖主一視同仁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

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之陰屬李璫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璫遺書止經經以璫書聞於朝行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參議高翊請入國期不報時似道方冒鄂圍之解爲已功恐經至而泄其情也遂以李璫爲辭拘之眞州經上表有言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歟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曰貴

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啟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兇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嘗謂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朝則似乎周可以爲後三代蓋有夏后之質而不華有商人之敬而不肆有周人之文而不蕩有漢氏之公恕而不疎有李唐之德義而不雜故能新天永命踵三代而軼漢唐嘗聘契丹交金源待本朝不愛重幣使者冠蓋相望於道雖遭靖康之難而資東南之富庶足以立國徙都定鼎以及於今其勢益屈而其理益伸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隘夫地惟安於所遇卒王有天下而大其世至於勾踐之棲會稽高祖之王漢中文帝之郤

走馬光武之閉玉關皆見理審勢安於所遇得動靜之幾者也
貴朝自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
有作爲高宗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
今乃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爲扶持安全之計
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
收奇功取幸勝爲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
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
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
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
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
約是以藉藉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
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即位之初過以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

何故接納其使抑於邊郡蔽幕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顯連
宛轉不覩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
邪或者謂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有范山語楚子之言以爲晉
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祖逖誓江擊楫中流以爲中原可定
桓溫遠取之計灑掃山陵以爲函夏可有王玄謨北伐之說從
入橫山以爲居胥可封以貴朝積累之盛蓄養生聚三百餘年
恢復故疆儘有餘力固宜不藉使人鼓行而前以爲大舉然而
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
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太武斂戍之計縱令入
境一旦抄騎百千爲羣縱使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
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則或者之論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
明矣故熙豐之間有意於強國矣而卒莫能強新法之弊遂至

黨人之禍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
空府而因致復隍之變開禧之間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
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敵師徒漫不收
攝遂失蜀漢是皆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橫潰至於今日而議者
不規夫古之理惟徇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此經
所以昧死強僭必言之而不靳也或者言本朝兵亂等事不敢
遽以爲妄但本朝立國根據綿絡包括海宇未易動搖太祖倡
義漢北一舉而定燕遼再舉而取河朔滅西夏遂乃掇拾秦雍
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自
周漢以來雄肆勁猛瞰臨中國有如是之大且强者乎而其風
俗淳厚禁網疎略號令簡肅主有中國以來纔四十餘年中外
莫不傾心効順縱有一時之變豈可遽爲輕蔑而遂不與乎且

禍亂之際天所以開聖人也日將旦則必有陰沴之翳龍將飛則必有雲雷之鬱將底於極治則必厭以大難乾坤而後必繫之以屯屯而後終之以履萬物各由其道而後繫之以泰也故晉有里丕之難而文公興齊有無知之難而威公霸夏有澆羿而少康王周有管蔡而成康治諸呂所以啟文帝巢隱所以啟太宗豈獨至於主上便卽不幸於禍亂之間乎誠如所言非惟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遂成好事使無辜之民免殺戮之禍而共躋仁壽不則戰爭方始而東南可憂矣乃不思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竟置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縉起兵端邪抑由是別有所蘊蓄邪或其間有主張國是者不欲使之有成邪必或者之論以爲其勢可乘而不顧夫理有以惑陛下者夫天下之勢始於北而

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日北
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自古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
自太王去豳國岐而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
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東南也秦人自渭渭霸關中并六國
最後滅楚亦自西北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威項氏於彭
越亦自西北而至東南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
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岐
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開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
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鷺呂蒙之謀盡出濡須下皖口攻合肥以
戰爲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元帝渡江有王導之懿陶侃溫嶠
謝安之賢亦嘗經略中原取河南入關中出彭城勝淝水而山
桑代陂枋頭之敗相繼終不能救江沱日車之側當是時蔡謨

之言義之之論最爲見理審勢而竟不用宋武帝舉江淮之衆
平廣固滅姚秦入長安其勢甚張竟不敢登大河北岸而其所
得乘不旋踵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復河南兩爲大舉到彥之
敗還而王玄謨退走遂使代馬飲江建康震駭兩淮郡縣赤地
無餘春燕來歸巢於林木至於齊出入於彭城懸瓠之間爭奪
於雍豫青兗之地錯迕紛拂殆無寧歲陳慶之乘魏亂而納元
顥未幾狼狽以歸梁武帝以妖夢之故思中原收伯之朝卒自
貽侯景之禍是數朝數君者夫豈不欲帝中華而奄北海哉理
不可也見夫勢而不見夫理欲以東南之衆爭衡於西北頓擲
人命違易天常是以卒不能有成而自致折敗也夫終南劍門
在乎西長淮大江在乎東首尾相呀重險相蔽而天地之形勢
定所以隔區宇而限南北也且其土風不同材技不一河朔之

人豪勁猛厲長於騎射善於馳逐而重厚耐久故能去國而遠
闔江淮之人剽勇輕疾長於舟楫利於速戰故能馮險而善守
迨至四海混同南北爲一則都無所用苟爲分裂各恃所長康
節有云自北而南則治自南而北則亂蓋其氣數然也如此則
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夫燕
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薊常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
受命啟土則始於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旣正皇極平唐蜀滅
楚漢自江南至於嶺表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開至於閩越
戶口滋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
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是亦自北而南也是
以太祖不取燕雲眞宗不戰澶魏仁宗不伐靈夏高宗不絕金
源其繼三代踰漢唐致治享國之美禮樂文物之盛仁愛忠厚

之俗公普便利之澤結人心固天命非晉宋六朝偏駁雜亂敢
望其萬分之一者也子孫世守不敢少有變更是以大本一定
基緒延遠至三百餘年有漢唐之中微而無漢唐之大亂蓋自
三代以來享國之久未有如漢唐者也而貴朝則近踰於唐遠
幾於漢漢則大綱舉而細目疎故其禍起於外戚而國竊於大
臣唐則細目舉而大綱頽靡故其禍起於衽席而位移於藩國
貴朝則大綱正而不頽細目舉而不紊漢唐之所以致亂者一
皆無之而或有漢唐之中微者何也祖宗交隣之義有時而違
之也夫邦交之事振古已然按小雅鹿鳴之三遣使勞使則使
人之事前此已有矣又按周官大行人時聘問問歸賑致禮是
天子所以交諸侯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聘相朝是諸侯所以
交諸侯也周室之衰齊楚秦晉始大行人之選申其辭命致其

曲直邦之安危利鈍繫焉是列國所以交列國也至於六國締
縱連衡奉毛遂之盤進田文之幣合沓蘇秦之車騎搖撼張儀
之脣脣而列國之交極矣至乎漢氏遣使四出陸賈唐蒙張騫
蘇武遠至數萬里久且十餘年是中國所以交外國也至於蜀
漢吳魏各帝一方兵之勝負則繫乎交之離合故其使人往來
皆腹心大臣孔明魯肅鄧芝張溫等皆一時之傑故漢吳一合
而勝赤壁漢吳再合而取漢中吳魏一合而取荊州吳魏再合
而勝猯亭當是時行人之事益重是敵國所以交敵國也至劉
宋元魏裂天下爲南北行人往來兵亦不已沈範吉常李彪周
邵徐陵庾信等紛紜參錯歷七代二百餘年而離合不一大抵
合則俱安離則俱危合則生民受福離則生民被禍貴朝枚運
剡平諸僭有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一再傳後遂肆

憑陵眞宗不免親屈萬乘以幸澶淵寇準高瓊相與戮力以卻大敵而聖慮深遠遂與盟約而南北之交始定安天下者數十年其後盟約浸弛再侵河朔仁宗則又屈已伸義而富弼遂能負荷復再定盟安天下者百餘年至於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釋讐崇好遂安金源再定盟誓安天下者又數十年海陵兇虐妄爲大舉以瀆明神而貫盈自斃高宗猶示大信不爲追奔與金世宗尋盟修好安天下者又數十年生事之人妄啟邊釁而寧宗增修德政復與章宗定盟安天下者又數十年由是觀之以交隣爲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於貴朝也至於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無有成蓋本朝方極兵威奄征四國而天未厭亂每爲差池是以陛下之聖意不能達祖宗之成規不能合生民之命莫與救太和之

氣將遂殄絕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敬此心其氣數亦當然也今主上卽位之初特遣信使輸平糴好弭兵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歷數歲擯而不問故經反復思維以爲必有橫議之人設爲是舉將以敝貴朝誤陛下者於經何有在經不過失一身本朝不過失一臣太倉耗一粒滄海揚一波邵林飄一葉泰山落一石國於何損誠使貴朝所舉皆中所圖皆獲一旦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平關中剗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掛甲淮壩而永保無事難矣且貴朝光有天下方當白日之正中不趣義和之馭可也將安將樂恬處易守不自搖動可也不棄其輔員於其輻以固皇輿可也經聞有國者不畏夫有亂畏夫自致其亂自致其亂則人也橫逆而來則天也天欲

亂人之國其如彼何哉盡其在我者而已矣或者乃循失一已之勢徃於一時之利不思天之所警而欲抵熾投罅舉祖宗三百年之丕基再爲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讓果能必其無誤哉伏乞下一明詔數其好事難成之故梗礙牽制之由拘留信使本屬無益而乃陳說不答告歸不許老天長日浸以銷鑠勢必自斃館下又豈貴朝美事哉書奏似道匿不以聞驛吏棘垣鑰戶甚逾犴狴經不爲動從者四十騎居七年死過半經獨與六人處真州揚子院名臣事畧云宋人既留經見經辭氣不屈潛令伴使朱寶臣僞報本朝家難大作席卷北回經不聽累言之經厲聲曰此事斷無設有之當遣我輩還國又九年丞相伯顏伐宋宋懼以禮送經歸道病明年夏始詣闕入秋病劇遂不起賜諡文忠經被留十六年鏹錮急迫益肆力於文章所撰有易象春秋外傳續後漢書陵川文集共數百卷

其春秋外傳序曰天之於人有所窮而後有所不窮窮者其時
不窮者其道也是以聖人作易每申明窮之理而敷繫之不窮
於乾則繫之以未濟更爲之言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道之
所以不窮者皆自夫窮而得之也昔者文王周公孔子孟軻嘗
窮矣拘而演易變而制禮老不用而修六經尼不行而著亡編
一時之窮萬世之不窮也故張籍嘗遺韓文公言勸令著書如
孟軻楊雄以傳後文公謂古之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
書者皆所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則古聖賢之爲書皆自
夫憂患困厄窮無所爲而乃爲不窮之事業以自見於後也經
之使宋歲在庚申至今甲子猶不見釋所遇之窮則固同夫古
之聖賢矣然宋人闇弱甘自絕於天不能以道窮於予也豈可
以人之窮而并天下之不窮者而棄之以自絕哉河陽荀宗道
請傳春秋之學且志其說而無書以爲據乃以故所記憶者爲
春秋外傳蓋三傳之外而爲是不敢自同於三傳也以春秋正
經文多不同作論次章句音義八卷春秋一書義在於事必探其本
以爲綱制作本原三十一卷春秋一書義在於事必探其本
觀其義可見作比類條目十二卷春秋一書義在於事必探其本
不一乃爲三傳折衷俾經之大義定於一凡五十卷其間訛缺
膠戾者甚衆侯變通之日取諸儒以考實之庶幾有成以見窮
於人而不敢自窮於天之志云爾其續後漢書序曰建安末
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
卽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一而入於晉晉平陽侯相陳壽
故漢吏也漢亡事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予昭烈稱之

曰蜀鄙爲偏霸統體不正大義不明故稱號論議皆失其實哀
帝時榮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
越魏繼漢以承正統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
採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注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用力雖
勤而亦不能更正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乃更蜀曰漢仍以魏
紀事而昭烈爲僭僞至朱熹作通鑑綱目黜魏而以章武之元
繼漢統體始正矣然本始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謂壽書必當改
作竊有志焉事梗不果中統元年持節使宋宋人館留儀真不
令進退乃破棗發凡起漢終晉以裴注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
義例參校刊定歸於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吳魏爲僭僞書成
共九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
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辨奸邪表風節曲折隱與傳
之義理徵之典則推本六經之初苴補二史之後千載之蔽一
且廓然矣古之爲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
史記皆是也然皆瞠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校此孰
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經還之歲汴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
是書蓋亦古人之志也

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

海累臣有帛書後題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

信大使郝經書也較耕錄云是時南北隔絕不知中統之改至元

賈公自來也其人獲鴈苑中以聞帝惻然曰四十騎留江

南會無一人鴈此者至今帛書尚存秘監袁梅文集有題
郝伯常鴈足詩末云一寸蠟丸憑鴈寄明年春盡竟生還

苟宗道字正甫保定人弱冠從經往爲書佐及歸竟以儒名家
官至國子祭酒詩文書法皆具晉唐風致

冊曰篤信守節好學窮經達可致用困不失亨著述不輟
孰謂空言是亦爲政人往籍存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嗜書李謙神道碑云叔祖旺爲

郡功曹欲使習刀筆金本遭兵亂被俘同時三十人皆見殺惟

默得脫歸其家破母亡遂南走渡河遇醫者王翕通鑑作李浩妻以

女使業醫轉客蔡州金主還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孝感令

謝憲子授以伊洛性理書默自謂昔未嘗學而學從此始中書

楊惟中奉詔招集儒士默南北歸隱大名與姚樞許衡倡道蘓

門山朝暮聚講至忘寢食久之還肥鄉以經術教授鄉里世祖

在潛藩遣使召之默變姓名自晦使者俾其故人往見之而徵服踵其後默不得已出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首舉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名與語皆稱旨自是不令暫去左右又問以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卽自東平宜撫召用之俄命皇子真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鈎曰此金內府故物汝老人佩之爲宜且使我子見此如見我也未幾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爲常世祖卽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今有之乎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時天澤方經畧河南帝卽召拜右丞相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初建中書省平章王文統頗見委任默上書曰臣供奉十餘年數承

顧問與聞聖訓深見陛下急於求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爲念時先帝在上姦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銜耀紛華以娛悅上心其煽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此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矣今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爲子孫久遠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鈞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唯陛下察之他日默與王鶚姚樞同在帝前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說而罷文統益憾之乃請以默爲太子太傅辭曰東宮位號未正臣

安敢先受太傅之名乃止俄謝病歸文統誅帝追憶其言謂近
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惟竇漢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言者
朕寧不之思邪召還賜第京邸命有司月給廩祿國有大政輒
諮之默與王磐等請分置翰林院專掌蒙古文字其翰林國史
院仍舊纂修國史典制諸備顧問帝可其奏默又言三代風俗
淳厚歷數久長者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傅選貴族
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名臣事畧云于是拜許衡
國子祭酒教養胥子皆默
言發特與劉秉忠等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
咈古之所尚今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
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鵞帝怒侍臣卽從旁大聲
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
結主知安得感懼至此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祝帝

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與朕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恨然者良久默既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帝厚加賜命有司護喪歸葬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斯可謂全人矣追封魏國公諡文正

問曰參天地人惟儒爲貴金石可磨綱常難棄進見首陳寧意無諛匹休汲黯允矣不媿

李治字仁卿真定藥城人登金進士第辟知鈞州事州陷治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聚書環堵人所不堪處之裕如也世祖在潛邸遣使召之曰素聞仁卿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既

至問河南居官者孰賢對曰險夷一節惟完顏仲德耳

名臣事略載王

庭問答云又問仲德讀書否對曰仲德策論進士觀其以國忘家以主忘身實自讀書中來者問魏徵曹彬何

如對曰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徵爲第一彬伐江

南未嘗妄殺一人疑之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

論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

之賢實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材賢否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

得之理勢然也今儒生有如魏璠李獻卿蘭光庭趙復王博文

輩皆有用之材且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

恐用之不盡耳又問天下當何爲治對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

養天易則易如反掌蓋有法度則治循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

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且爲治之道不過

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

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蒙賞有罪者未加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紀綱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為幸矣又問昨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為陽不足地震為陰有餘夫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震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於此矣夫天之愛君如愛子故示此以警之耳苟能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

咎為休悉見嘉納治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眾

王磐書院

記云治平生愛山水餘無所好晚家元氏學者歲久益盛所居不能容鄉人相與謀曰封龍山中有李相貽讀書堂故基兵革以來荆棘榛壤若芟而葺之令先生時憩杖履而栖生徒豈不為音節事因為聚材鳩工講堂齋舍以次成就舊有大成殿及世祖即位復聘至欲處之清要以老病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勉就職

中堂事記載宣詞云李治秀擢巍科力窮聖學據擬議之大筆足潤

色於皇...
之編宜...
學高...
公慰...
講古...
段所...
與居...
巧無...
今難...
行疑...
三十卷

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始生有大鳥止於庭鄉先生張齋號

博物見之曰鶚也是兒其有大名乎徐世隆墓碑云字曰百一

之義迫及第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中丁

母憂金主遷蔡詔尙書省移書恒山公武仙速進兵金主覽書

問誰作者省丞以鶚對金主曰朕卽位時狀元邪惜擢用之晚

起復授尙書省右司郎中蔡陷將被殺萬戶張柔聞其名輒歸

館於保州世祖以太弟居朔方訪求遺士遣使聘之輟耕錄云北行時故

人馬雲漢以宣聖像為贈既達北庭值秋丁鶚奏行釋奠禮世祖悅即命為親文行三獻禮聘畢進胙于上自是春秋二仲以

為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入見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每

夜分乃罷歲餘乞還名臣言行錄云上留鶚漠北二載恐年老不勝寒謂曰朕欲送子歸南子何所欲對

曰臣本間人漢家寵厚亦已幸矣復何欲之有但願賜鞍馬仍

王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替則臣之受賜豈有量耶賜鞍馬仍

命近侍潤潤等五人從之學潤潤每旦起盛飾冠服鶚讓之曰

聖主好賢樂善若等不能稱上心惟誇衒鮮華以益驕貴之氣

惡室於外而塞於中道義之言無自而入也潤潤深自悔悟學

日益進繼命徙居大都賜宅一區碑云庚戌春憲宗遣李舜咨以安車來徵鶚同魏璠應召

至和林訪軍國大計將仕以政力辭乃還嘗因問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經聞奉御

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禮為舊君有服願往致祭世祖義

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具牲醴為位而哭世祖卽位首授翰

林學士承旨奏言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考者賴有史在也國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皆出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載竊恐日久遺亡宜開局纂修實錄并附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館學士十八人宋太宗承開創之後設內外學士院史冊爛然號稱文治今豈無英才如唐宋者宜除拜學士院官以降重人材帝納其言始分立翰林國史院爲二鶚遂薦李治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言錄云初鶚侍潛邸嘗舉陽貞元好問修金史未及召而卒又舉李治李昶王磐徐世隆從軍公後高鳴爲學士楊恕孟攀鱗爲寺制王輝雷膺爲修撰周經胡祇通孟祺閻復劉元爲應奉凡前金遺老又當時鴻儒搜抉殆盡又請選博學治聞之士提舉各路學校嚴加訓導以備他日之用始立十道提舉學校官有言事者謂等執非其人詔儒臣廷議時阿合馬欲乘隙取相位衆知其非莫敢言鶚奮然擲筆曰吾以衰老之

年無可報國必欲舉任此人爲相吾不能插驢尾矣振袖起好計爲之中止鶚請行選舉法遠述周制次及漢隋唐取士科目近舉遼金選舉用人與本朝太宗得人之效謂貢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爲吏胥或執僕役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爲工匠商賈以今論之惟科舉取士最爲切務帝曰良法也命省臣與學士議立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學蒙古諸職官子孫專命師儒教習經史俟其藝成然後試用庶凡勲舊之家人材輩出有旨並議舉行有司或難之事遂寢至元五年乞致仕詔有司歲給屨祿大事則遣使就問卒年八十四諡文康名臣事畧云十年八月鶚卒上嗟悼且問臨終語左右以不用釋老冥錢爲對鶚嘗謂世俗以疾革之言爲遺命嘗思昏亂其言非復可從故自七十以來手書戒訓鶚性樂易爲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戒一更之顛爲治命云鶚性樂易爲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當以窮理爲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業非爲已之學也著論

語集義一卷汝南遺事二卷詩文四十卷曰應物集無子以壻

周氏子承祀

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人號萬石王家父鵬金末入財佐軍興補進義副尉金人遷汴禧舉家南渡河居鄆之魯山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於鄆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晝爲朝暮食年二十六登金經義進士授歸德府錄事判官不赴及河南被兵磐避難轉入淮襄間襄陽兵變乃北歸至洛會楊惟中被旨招集儒士得磐深禮遇之遂寓河內東平總管嚴實興學養士迎磐爲師受業者常數百人中統元年卽拜益都路宣撫副使頃之以疾免李璵素重磐名以禮延致磐亦樂青州風土買田潁河之上題所居曰鹿菴有終焉之意及璵謀不軌磐覺脫身至濟南乘傳馳入京告變世祖嘉其誠撫勞

倚至壇據濟南大軍討之帝命磐參議行臺事未幾擢真定順
德等路宣慰使有西域大賈稱貸取息或償不以時輒拘繫撈
掠其人更恃勢干官府直來坐廳事指麾自若磐怒叱左右摔
下釜之數十郡人稱快未幾蝗起朝廷遣使捕蝗役夫四萬人
猶不足欲牒隣道爲助磐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
磐狀期三日盡捕蝗磐親督衆夫走田間設法捕治果三日而
蝗盡使者驚以爲神已入翰林官學士首謁宰相言方今害民
之吏轉運司爲甚甚至稅人白骨宜罷去以蘇民累由是轉運
司遂罷阿合馬諷大臣請合中書尙書爲一省拜右丞相安童
爲三公欲陰奪其柄磐言合兩省爲一而以右丞相總之實便
不然則宜仍舊三公既不預政事則不宜虛設議遂沮尋遷太
常少卿時宮闕未建朝儀未立凡遷拜官臣庶雜至帳殿前喧

授不能禁磐疏言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闕入
闕入之罪由第一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宜徽院籍百官
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進其越次者殿中
司糾察定罰不應入而入者準闕入罪于是儀制始定初曲阜
孔廟歷代給民百戶以供洒掃復其家至是尙書省以括戶故
盡收爲民籍言林廟戶百家歲賦鈔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
官終年作耳聖朝疆域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
不以待孔子哉且於府庫所益無多其損國體甚大時論譴之
帝見天下獄囚滋多敕諸路自死罪以下縱遣歸家期以秋八
月來京聽決囚果如期至帝惻然憐之盡原其罪他日命詔臣
作詔戒諭天下皆不稱旨磐獨以縱囚意命辭帝喜曰此朕所
欲言而不能者卿能代朕言之嘉獎不已磐嘗於大廷集議時

敬言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材力閱其衰老

也今入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能退彼既不自知恥朝廷亦

不以爲非甚不可也至是引年乞致仕帝遣使慰諭曰卿年雖

老非任劇務何以辭爲磐不得已復出

玉堂嘉話云詔集百司問鈔輕物重事磐言物

貴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時方伐宋凡帷幄謀議有未決卽

遣使往問所陳每當上意帝將用兵日本問以便宜磐言方今

伐宋正當用吾全力若復分兵海隅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江

南旣下磐言禁戢軍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所以撫

安新附消弭寇盜之策甚備朝議汰冗官權貴以按察司不便

欲併省之磐奏曰各路州郡去京師遙遠貪官污吏惟賴按察

使得以控告若指爲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矣

若曰京師有御史臺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夫御史臺糾察

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尙有弗及况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事乎若欲併入運司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爲職與管民官常分彼此豈暇顧細民冤抑哉由是按察司得不罷朝廷錄平宋功有遷至宰相者二十餘人因議更定官制磐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柄也今有功者止宜加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小邦海道險遠勝之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便帝震怒謂越位妄言且曰汝豈有他心邪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言今臣年已八十且無子他心欲何爲明日帝遣侍臣溫言慰撫并出內府碧玉寶枕賜之磐以年老累乞骸骨詔允其請仍給

半俸終身且命其圻著作郎李穉賓為東平判官以便侍養每

大臣燕見帝數問穉起居狀始終眷顧不衰穉資性剛方奏對

必以正不肯阿意承旨帝嘗以古直稱之阿合馬方得權致重

幣求文於碑拒弗與卒年九十二追封洛國公諡文忠名臣事

風有重名天下想聞風采得被容接者終身以為榮為文冲粹

典雅得體裁之正詩則閑逸豪邁不拘一律程朱性理之書日

夕玩味之而編為燕居則暇日端坐以義理養其心世俗紛華

累不寓目惟善讀書晚年持緤素索者繼踵於門應之不稍拒

人付遺墨爭寶藏焉元文烈云王磐以金有天下凡九帝共

一百二十年其守成之善者莫如世宗謹就實錄中撫其行事

世宗王筠上進名曰大定治績

開曰因事納規知幾應猝扶植人文斥遠匪德降以勸功

能斯授職論有本原寧非學力

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金正大四年進士辟為令其父戒
之曰汝年少學未至毋急仕進俟三十入官未晚也世隆遂辭

官益篤於學明習歷代典故尤精律令父歿奉母北渡河嚴實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世隆勸實收養寒素一時名士多歸焉憲宗卽位授拘推燕京路課稅官辭不受世祖在潛邸召見于日月山問征滇南事對曰孟子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殺則天下可定况蕞爾之西南夷乎世祖曰誠如卿言吾事濟矣時汴梁旣下太常樂師多流寓東平實得金太常登歌樂世祖在日月山遣使取觀之世隆典領以行旣見世祖欲勉留辭以母老實子忠濟以世隆爲東平行臺經歷中統元年擢燕京路宣撫使中書省檄諸路養禁衛羸馬以萬計吏白軍需貴重宜預爲備世隆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年無飼於南者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欲爲馬將不來竟弗備馬果不至三年宣撫司罷世隆還東平奏請增宮縣大樂文

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制可除世隆太常卿命董樂師而以張孔孫爲奉禮郎副之肄成獻之京師世祖嘗問古帝王爲君之道世隆取書所載堯舜禹湯事以對帝喜曰汝爲直解進讀朕將敬聽焉書成命翰林譯寫以進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如故凡朝廷大政必諮訪後行詔命典冊多出其手世隆以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必有廟因繪圖請令有司以時興建踰年廟成迎祖宗神御奉安太室行大饗禮又以當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班不可不肅乃奏定內外官制及百官朝會儀帝悅賜賚優渥遷吏部尙書世隆撰選曹八議定銓法俾人知道守九年乞補外改東昌路總管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十四年起山東按察使時有妖言獄逮捕經數百人世隆剖析墨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尋

移淮東有告宋將許瓊匿官庫財物有司追繫其妻孥世隆曰
瓊所匿者故宋之物豈得與今盜官財者同論獨抗章辨白行
臺是其言釋不問已召爲翰林學士以疾辭安童入相言世隆
雖老尙可用遣使徵之不至卒年八十嘗選前賢內外制可備
館閣用者凡百卷曰瀛洲集

孟攀鱗字駕之雲內人幼日誦萬言能綴文時號奇童金正大
七年進士仕至招討使汴京下北歸居平陽陝西帥府辟爲詳
議官遂家長安世祖中統初授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條陳數十
事大抵勸上以郊天地祀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
以字民儲米粟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役百司統於六
部紀綱悉由中書爲久安長治計世祖悉嘉納之一日與論王
鶚許衡優劣對曰百一文華之士可置翰苑仲平明經傳道足

爲後學矜武帝深然其言嘗召問宗廟郊祀儀制攀鱗悉據經典以對時帝將親祀命同太常定禮儀攀鱗夜晝郊祀及宗廟圖以進帝皆親覽焉俄以病請西歸令就議陝西五路四川行省事卒封平原郡公諡文定

冊曰禮樂百年勸懲億代太常登歌史官紀載治以漸興文與時會天生諸君用開草昧

高智耀河西人世仕夏登進士第夏亡隱居賀蘭山太宗訪求河西故家子衆以智耀對召見將用之遽辭歸皇子濶端鎮西涼儒者皆隸役智耀請入謁言儒者給役已久一旦與厮養同役非便皇子從其言欲奏官之不就憲宗卽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儒家

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
未有以是告朕者世祖名見力言儒術有補治道反覆辨論辭
累數千百帝異其言錡印授之命凡應免儒戶聽給公文爲左
券時淮蜀士遭俘者皆沒爲奴智耀言以儒爲驅古無有也陛
下方古道爲治宜除此以風厲天下帝然之卽拜翰林學士命
循行郡縣區別得數千人或言其說濫帝詰之對曰士譬則金
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帝
說更加寵賚輟耕錄云國初儒者所在不務存恤往往混爲編
陳力也今學校智耀又言國初庶政草創紀綱未張宜訪前代
中多有祠之者置御史臺以糾肅官常至元五年始立御史臺用其議也會西
北藩王遣使入朝謂今留漢地建都邑儀文制度遵用漢法其
故何如帝欲得報聘之使以折其問智耀入請行敷對稱旨卽

日遣就道至上都病卒追封寧國公諡文忠 子睿當智耀之
北使也攜之行及卒帝問其子安在近臣以睿見時年十六授
符寶郎出入禁闥由翰林待制歷江東道按察使部內盜起聲
言圍宣城郡將怯城閉睿召責之曰寇勢未張官先示弱民何
所憑藉卽命密治兵衛而洞開城門聽民貿易自便寇以有備
不敢犯尋拜南臺御史中丞

通志云爲政持大體有儒者風

卒諡貞簡

出日府闔方殷以馬上治入告崇儒繼時至計寧溫無失

一言以蔽

趙與票字聯叔宋宗室子嘗爲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
顏旣渡江與票率宗人之在鄂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
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族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
賢者首以與票對召至上京帳中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

田誤用權奸詞旨激切帝爲之動容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每
多諮訪與黑忠言讜論無所顧惜尋進直學士轉侍講疏陳江
南科歛急苛移括大姓宋世丘壘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爲
會虎入南城與黑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桑
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黑貧窶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爲
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累遷翰林學士其伯
祖師淵嘗從朱熹學家庭受授具有端緒間復墓誌云師淵纂
言與語耳受身履于是與許衡論伊洛間與衡雅敬之大德七
年卒家貧無以爲葬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白
昂之黃巖贈天水郡侯諡文簡墓誌云與黑天性孝友自宗正
四世而下力請于朝復其後贖
如黨男女甚衆
故老而益貧

間曰淵源理學降志車微雖縮章綬莫裨園陵恤憂鋒刃

排擊姦朋周旋宗黨亦有可稱

宋衛字弘道潞州長子人金兵部員外郎元吉之孫衛善記誦年十七避地襄陽已而北歸屏居河內者十餘年趙璧經略河南以禮聘至中統三年授翰林修撰璧行省濟南及開闢襄陽衛皆從行多贊大計既爲征東行省員外郎持詔往高麗徙江華島居民於平壤歸復命賜勞良厚遷太常少卿兼領籍田署事太子真金以青德召見應對詳雅大慙睿旨命擇可備顧問者衛以郭祐何瑋徐琰馬紹楊居寬何榮祖楊仁風等對太子曰盡爲我致之自是數蒙召問侍講經幄閒喻爲多除祕書監太子以江西分地當署郡邑守令皆命衛銓舉初立詹事院首以衛爲太子賓客每燕見優賜容接多所錫賚有秬山集十卷行世

李謙字受益鄆州東阿人始就學日記數千言作賦有聲爲東平府教授時教授無俸向斂儒戶銀備束修謙辭曰家幸非甚貧者可聚貨以自殖乎翰林學士王磐以謙名聞世祖召爲應奉翰林文字至元十八年遷左諭德侍太子眞金於東宮陳十事曰正心睦親崇儉幾諫戢兵親賢尚文定律正名革弊太子薨命傳成宗於潛邸所至以謙自隨轉侍讀學士帝嘗賜坐便殿飲羣臣酒曰聞卿不飲能爲朕強之乎賜葡萄酒一卮曰此極易醉人恐汝不勝卽令三近侍扶之出以足疾辭歸東平大德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年七十一乞致仕仁宗卽位召至行在疏言九事曰正心術以正百官崇孝治以先天下選賢能以居輔相之位廣視聽以通上下之情恤貧乏以重邦家之本課農桑以豐衣食之源興學校以廣人材之路頒律令使民

不犯練士卒居安慮危至於振肅紀綱糾察內外惟臺憲專責
尤當選有清望識治體不事苛細者爲之帝嘉納遷集賢大學
士歸卒于家有野齋文集行世

夾谷之奇字士常其先出女真加古部後訛爲夾谷徙家滕州
少孤舅氏攜之東平起家濟寧教授大兵南伐授行省左右司
都事時行省官與權臣有隙特遣使覈其財用之奇職文書亦
綴按元帥張弘範率其屬詣使者言夾谷都事素公清若少有
侵漁當與連坐會御史臺立薦之奇僉江南浙西道事至元十
九年世祖召爲吏部郎中立陟降澄汰之法著爲令尋遷左贊
善時真金爲皇太子每進見必賜坐顧遇良厚權臣有欲以均
輸法益國賦者慮按察使撓其事請併入轉運司詔集羣臣議
之奇言按察使名外臺控制諸路發遣奏伏責任匪輕若使之

理財則心勞事冗將爾終自救之不暇又安能繩糾他人哉併之非便事遂寢又與左諭德李謙修上待政十事太子薨除翰林直學士累官吏部尚書爲文簡嚴有法多傳於世

王思廉字仲常真定獲鹿人張德輝宣撫河東辟掌書記謝歸至元十年符寶郎董文忠薦之世祖問曰汝何由知其賢對曰以鄉人之善者稱之也召見授符寶局掌書尋改翰林待制嘗進讀通鑑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及長孫皇后進諫事帝令內官引至皇后閣講衍其說每侍讀必命諸大臣拱聽時千戶王著矯殺阿合馬于闕下辭連樞密副使張易帝召思廉至屏左右問曰張易反若知之乎對曰未也帝曰反已反已何未也思廉徐奏曰僭號改元謂之反亡入他國謂之叛羣聚山林賊害良民謂之亂張易之事臣實未之詳也帝怒始解思廉以儒素

進帝眷注優渥嘗扈蹕失所乘馬給內廐馬五匹盜竊所賜玉帶卽更賜之太子真金居東宮思廉進曰殿下府中宜建學官俾左右近侍嘗親正學必能裨輔明德太子深然其言諸王乃顏叛帝親征思廉謂留守段貞曰藩王反側地大故也漢鼂錯削地之策實爲良圖貞見帝以是說進帝曰汝何能出此言貞以思廉對帝嘉之成宗卽位遷翰林學士以病歸大德中授太子賓客卒年八十三追封恒山郡公諡文恭

冊曰元良國本輔導所先格非陳善慎擇名賢耆德相重裨益弘焉列之侍從庶幾同傳